

中学挚友南进,后来成为一名候鸟学家。南进在海外罹患重症,回沪十年,病情反复,在轮椅上走过尾声。

他四十多岁时的一次庆生,同是生物学家的太太,想在某家米其林星级餐馆,请南进品尝牛排,他饶有兴趣。遗憾的是,这个餐馆的窗帘,立在二十级台阶之上,若无多名壮汉发力,坐着轮椅怕是难以入内,南进拒绝让人抬着背着去面对美膳。

太太没有企图说服他,但仍未放弃。了解到与餐馆背靠背的那家酒吧,装有一部迷你直达电梯。她前往踩点,发现轮椅上去后,还是缺少辗转去西餐馆的外部动线。她坐在高脚椅上啜着饮品,裤面凸出一小块,是兜里那把卷尺。她已摸清,卸掉酒吧那块墙板,后面就是隔壁西餐馆的配菜间,轮椅由此可达就餐空间。

## 南进的牛排

自己会被误读为无视他人利益,她是清楚的,但她仍想试试。和两家东主商谈时,她没有太计较临时性拆墙的费用,也没有苦情兮兮,她看上去诚恳而波澜不惊,她的请求终获成全。

餐毕,南进坐着轮椅原路返回,知道羡慕的眼神正从四处含蓄而来,他脸上薄有光润,抚摸了一下妻子放在他肩上的手。穿过两店交界处,轮椅咯啷了一下,回头见工人马上开始复原墙板,南进笑了。这淡淡一笑,很像刚才的那块牛排,含着无须

讳言的复杂滋味,尽管上面点缀着诱人的迷迭香。

我在电话里向南进,他告诉了我,并说,他又想起中学时的那件事,托我务必找到另一位主角。

读中学时,我和南进同路同桌午餐,整整四年。在暗中,我们互相攀比,一旦在对方身上察觉自己不具备的某种优秀,不会说出,会默默欣赏和借鉴。这样的交情,我此生最多有一两例。

南进所指的那件事,我是目击者。三十多年前的芥蒂,他却念念不忘,还想着与当事人做一次和解。对一些大家几乎遗忘的细碎恩怨,某些人远比常人在乎;那些人,很可能是已经知道自己归期的人。

恢复高考消息出台前,中学生的日子,空洞而涣散。那些年,大量的中外文学,被诬为黄色读物,这反倒刺激年轻读者产生了畸形的阅读搜索习惯。那天无论上课及课间,南进的脑袋始终没抬起来,他在六亲不认地读一本破旧不堪的书,即冯德英的长篇小说《苦菜花》,当时它被定性为冯氏黄色小说“三花”之首。

南进的专注,很快被一位外号“万吨轮”的同学发现。叫他“万吨轮”,是因为他姓名里有个“万”字。他的骨骼发育早,是校篮球队主力中锋。体格和心智的半成人化,让他拥有多项领先。比如,概括当时音乐如何表现苦难,“万吨轮”的金句是——“二胡一拉嘛,旧社会就来了。”大多数同学尚不能如此风趣地联想和表达。

“万吨轮”是不会放过南进的,他很压迫地要

从我记事起,家中便是有猫的。那时候,我与父母还有爷爷奶奶一同住在郊区老宅中,养猫是为了防鼠。

我印象中的第一只猫是一只橘白猫,瘦瘦的,但却是抓老鼠的一把好手。在夜间,若传来剧烈、急促的碰撞声,那便是猫在追老鼠。第二天,猫经常晒太阳的屋前,又多了一只死老鼠,那是它在炫耀自己的战利品。这只猫了无踪迹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,最终悄无声息从我的生活离开了。我想它或许是抓老鼠太累了,想给自己放个假,出去游荡一阵。

不久后,亲戚奶奶家的猫生了小猫,愿意分两只给我们。我和堂姐一同去亲戚奶奶家领猫,从五只小猫中挑选了一只三花猫和一只虎斑猫,兴高采烈地回到

求南进把《苦菜花》借他一个晚上,南进以种种理由婉拒。

我和“万吨轮”都在学校篮球队,南进是学校击剑队成员。那天课后篮球队例行训练结束,我看见“万吨轮”慌忙套着衣袖,朝体操房一路狂奔。等我赶到,他和南进已在体操房门口拉拉扯扯。听见南进说:“真的,借书人把书拿走了。”万说:“放屁,不可能的。”说着,他就动手翻查南进的书包,没有。

我们三人一起走向校门,南进像是克制着几分得意,万则胸阔无比。

突然,“万吨轮”在地上捡起一本没有封面封底的书,他两眼立即就亮了。正是那本《苦菜花》,是从南进的军裤裤管里滑落的。很明显,书先是被南进插在腰部,后来松脱了。南进恼羞成怒地上前抢夺,一场凶狠的扭打已不可避免。我听见南进对“万吨轮”说:“你太平点吧,也不想让我为啥就是不愿意借给你。”

最后,两人鼻孔里都塞着云朵一样的大团止血棉花,沮丧地看着《苦菜花》被校方没收。他俩绝交的起始时间,是1975年

春天。2005年的某个周六,南进太太打来电话,说:“你来看他一次吧。”我就去了,我知道这极可能是一次告别。

他太太领我走到家中南进的床前,就退了出去。我提了把椅子,挨近南进坐下,我把右手覆盖在他的手背上,这是我俩自相识以来,手和手第一次叠在一起。他无表情的脸上,有两颗几乎不动的眸子。两周前,他已不会说话。一行泪从他右侧眼

眶静静流下,我说不出半个字。这是一次真正的对话,关于生死和其他。

五天后,南进走了。我努力过,但没能让他实现与“万吨轮”的修和。在晚期不多的日子里,南进比一般人更为深情。道理我也不懂,要去问他,但他已经不在。很久以来,“万吨轮”希望得到那本《苦菜花》的急切眼神,南进最后的那行泪水,常出现在我面前。

那是1975年的眼神,以及2005年的泪水。



那本《苦菜花》的急切眼神,南进最后的那行泪水,常出现在我面前。那是1975年的眼神,以及2005年的泪水。

里。老屋闹了鼠患,外婆便向我们讨要了一只猫。外婆一忙便把虎斑猫关在家中,时间久了,被剥夺了自由与重视的虎斑猫终于爆发了,它在外婆装满黄豆的竹篮里拉屎以示抗议,最终换来外婆的一顿揍,它只好夺门而出,从此没有人再见到过它。

而三花猫在陪伴了我一段时间后,不小心吃了老鼠药,奄奄一息。奶奶从兽医那里配了药,希望能把它留住。我上学出门前,它无力地趴在屋前,口吐白沫,我摸了摸它,许愿等我放学回来它便痊愈了。当我放学回家,它依然趴在那里,安静地沐浴在最后一缕阳光里,当我又摸了摸它,它涣散的眼神聚焦

我没读过余华的《活着》,虽然余华是一位非常有名气的作家,虽然我们书店的文学区一直借着余华采访时的玩笑话开玩笑:文学区的销售靠《活着》活着,但我就是没读过这部作品,也从来没有想读的念头,因为这类作品统一被我归类为能够引起人心中苦闷的、悲剧性的东西,所以我本能地排斥它,怕自己有一天突然读懂它。

一个倒霉的日子,遭遇非常俗套,打工人俗套的倒霉:286篇稿件,选出其中的200篇,从14时一直看到17时30,足足三个半小时,直看得眼冒金星,好不容易搞定了,手一抖,没保存!得,又得从头再来……

下班回家的路上,我神情涣散完全不顾形象地躺在后排座位上,累得一句话也不想说,想到没上班前那个光鲜靓丽的自己,又想到工作后遭遇的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,不由得悲从中来,正暗自神伤之际,余光不经意瞥到了前车窗那碎掉的玻璃,而我们马上要上高速了……

说是碎掉,但其实只是一道划痕,从右侧上方的一个点为起点,向左下方蔓延,一直蔓延到车窗另一侧三分之一处。我对车的构造不甚了解,但生活常识告诉我顶着这个破玻璃上高架略有风险,于是我试探着问司机:“师傅,你这车窗上高速没事吗?”司机说:“没事,我上过好几次了,这车不是我的,租的,修了不划算。”我心里有些鄙夷,觉得司机素质不好,又为了省钱,对乘客的安全置若罔闻,碍于归程的缘分未尽,也不方便明说,只得另寻话题:“那你还车时怎么办?”司机说:“到时候再说吧,过一天算一天,还没想过这个。”我突然被这个没想过怔住了,我问:“这行现在应该挣得还行吧?”他说:“反正先干着吧,我从早上六点一直开到晚上两三点,一天得加两次油充两次电,勉强能挣一点,但也不敢回老家,人都以为我在过好日子呢。”我坐起来继续问道:“那你会不会因为太辛苦想换个行业啊?”司机笑了,还是说那句话:“先干着吧,没想过。”

我没接话,往车窗外看,夜幕早已降临,可咖啡店、理发店、饭店依旧生意兴隆,外滩边鳞次栉比的大楼灯火通明,那暖黄的灯光映着黄浦江的江水折射出各色朦胧的、绚丽的倒影,我忽然觉得周遭的一切其实不过是一场梦,直到耳边传来船只划破江水的声音,镜花水月,一碰就碎,再抬头,车开过的瞬间,对面大楼外屏上硕大的英文字便晃进了眼,又很快地晃走了。

我想我还是没能读懂余华,但也许倒是对活着有了点感悟。世人皆是苦行僧,无论富贵或是贫穷,富人有富人的修行,穷人有穷人的修行,人活着就是一场修行,我们领略过沿途的风景,吃过身体上的苦,听过孩提的哭声,目送过老人的合目,然后继续一步一叩首地往前走,不回头。

后看了我一眼。死亡以直白的方式呈现在我这样一个二年级小学生的眼前。

父亲在屋前的自留地挖了一个坑埋葬三花猫,我找了一块木板制作一块简陋的墓碑。在题字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并没有给三花猫取名,只是以所有猫的代称“咪咪”来呼唤它,但想着还是应当给它留个大名,于是我便在木板上写下“小猫之墓”四个字作为它的墓碑。

养猫的快乐是真的,悲伤也是真的,我对自己说以后再也不要养猫了,但我结婚后,妻子把她家里的两只猫一起带来养了,是啊,旧的故事结束了,新的故事又开始了。

我没读过余华的《活着》,虽然余华是一位非常有名气的作家,虽然我们书店的文学区一直借着余华采访时的玩笑话开玩笑:文学区的销售靠《活着》活着,但我就是没读过这部作品,也从来没有想读的念头,因为这类作品统一被我归类为能够引起人心中苦闷的、悲剧性的东西,所以我本能地排斥它,怕自己有一天突然读懂它。

一个倒霉的日子,遭遇非常俗套,打工人俗套的倒霉:286篇稿件,选出其中的200篇,从14时一直看到17时30,足足三个半小时,直看得眼冒金星,好不容易搞定了,手一抖,没保存!得,又得从头再来……

下班回家的路上,我神情涣散完全不顾形象地躺在后排座位上,累得一句话也不想说,想到没上班前那个光鲜靓丽的自己,又想到工作后遭遇的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,不由得悲从中来,正暗自神伤之际,余光不经意瞥到了前车窗那碎掉的玻璃,而我们马上要上高速了……

说是碎掉,但其实只是一道划痕,从右侧上方的一个点为起点,向左下方蔓延,一直蔓延到车窗另一侧三分之一处。我对车的构造不甚了解,但生活常识告诉我顶着这个破玻璃上高架略有风险,于是我试探着问司机:“师傅,你这车窗上高速没事吗?”司机说:“没事,我上过好几次了,这车不是我的,租的,修了不划算。”我心里有些鄙夷,觉得司机素质不好,又为了省钱,对乘客的安全置若罔闻,碍于归程的缘分未尽,也不方便明说,只得另寻话题:“那你还车时怎么办?”司机说:“到时候再说吧,过一天算一天,还没想过这个。”我突然被这个没想过怔住了,我问:“这行现在应该挣得还行吧?”他说:“反正先干着吧,我从早上六点一直开到晚上两三点,一天得加两次油充两次电,勉强能挣一点,但也不敢回老家,人都以为我在过好日子呢。”我坐起来继续问道:“那你会不会因为太辛苦想换个行业啊?”司机笑了,还是说那句话:“先干着吧,没想过。”

我没接话,往车窗外看,夜幕早已降临,可咖啡店、理发店、饭店依旧生意兴隆,外滩边鳞次栉比的大楼灯火通明,那暖黄的灯光映着黄浦江的江水折射出各色朦胧的、绚丽的倒影,我忽然觉得周遭的一切其实不过是一场梦,直到耳边传来船只划破江水的声音,镜花水月,一碰就碎,再抬头,车开过的瞬间,对面大楼外屏上硕大的英文字便晃进了眼,又很快地晃走了。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欣赏宋人山水画,好比聆听无主题的音乐。很多人觉得山水画难懂,主要原因在于画面的叙事性很弱,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,人物在山川间是那样渺小。画家宗炳在《画山水序》中所说的“澄怀味象”一词,对理解山水画或许会有些帮助。“澄怀味象”即洗涤心中尘埃,剔除杂念焦躁。因为只有澄澈的心境,才能体味画中的真意,感受自然的新鲜与生机。而抛下杂念,体味自然的过程,恰恰是山水艺术抚慰内心的过程。山川万古不变,生命如白驹过隙,如果能在画中体会笔墨线条的不可逆,便是真正进入了欣赏山水的境界。

那秋生

那些云儿

七夕会

旅行中我比较喜欢听三位男歌星的歌,许巍、朴树、李健。李健的歌清澈、抒情,适合一个人静静地听;许巍的歌豪迈、空旷,适合在野外放嗓;朴树的歌带着淡淡的忧伤,含着人生的回味。当你自驾在绿树成荫的国道上一望无垠,或盘旋在陡峭的山间,转一个弯出现一片开阔地,碧色或蓝色的湖乍现,在阳光照射下泛着波光粼粼的亮点点,脑袋里很容易蹦出许巍“曾梦想仗剑走天涯”这样的歌词。许巍说:“我的音乐,就是记录。从始至终贯穿着的是从出生直到离开这个世界,是一场旅行。”

如果说许巍的歌更多的是外放,朴树的歌则会向内轻轻敲击心灵,个人最喜欢的是他的《那些花儿》。“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

些花儿

不知怎么的,我忽然想起

那本《苦菜花》的急切眼神,南进最后的那行泪水,常出现在我面前。那是1975年的眼神,以及2005年的泪水。

那本《苦菜花》的急切眼神,南进最后的那行泪水,常出现在我面前。那是1975年的眼神,以及2005年的泪水。

那本《苦菜花》的急切眼神,南进最后的那行泪水,常出现在我面前。那是1975年的眼神,以及2005年的泪水。

